

浴佛節

活佛節





十羅，須迦王遮時年，善出，辰，逢，，王佛的爲候名文
哲，迦菩葉時羅候之遂提山曾。就四生天二運母北。悉佛
○羅旃提，，雙，久四樹以往釋是月太空十統親印他達，釋
喚延，阿他樹竟。出下後雪迦紀八子國四紀是度的，是迦
羅，富羅的間示當說，，山佛念日悉淨年的摩迦父生是佛牟
等阿樓陀弟。寂他法對因修祖釋舉連。王寅載夫羅是周的，
，那那，子在於年，道在行年迦行。王妃四，人城淨昭始
號律，舍很中跋八凡大迦六十佛的。妃四，人城淨昭始亦
稱，目利多國陀十四有那年九祖浴現摩月。王楚王祖名
佛優犍弗，周河歲十所山。歲內佛在耶八周根。王的。王時幼迦
門婆連，大敬的的餘悟的在時誕節每氏日昭據他，時幼迦

浴佛讚偈

娑婆界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甲寅年四月八摩耶夫人。毘蘭園右脇下降生太子。世間稀。左手指着天。右手指着地。托雙足金盆內九龍吐水。沐金軀。展蓮眸行七步。觀看四圍。開金口。吐綸音。天上天下獨稱尊。漸漸長成器。不戀皇宮地。騎白馬出宮闈。四門遊戲。看破了紅塵中生老病死苦叢集。立行願發弘誓早證菩提。此夜間踰城至雪嶺六載苦修持。蔬麥米充飢。蘆芽穿着膝。雀巢灌頂。道成時。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。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大哉大悟大聖主。無垢無染無所着。

道德香風熏一切。天人象馬調御師。

南無娑婆世界三界導師。四生慈父。人天教主三類化身。釋迦牟尼佛。

浴佛節的時代意義

雲生



現在是高唱恢復東方固有文化的時代，而東方固有文化源流之一的佛教，是值得我們重新予以估價和加以再認識的。所以在今日我們來紀念浴佛節的意義，也是自有其特殊的意義的，我們紀念浴佛節，不僅要一般人都來皈依佛門，去做佛門弟子，而且要把這一東方固有文化源流加以發揚而廣大之，使之成為東亞新秩序建設運動的一個基石。這就是說，我們在今天紀念浴佛節的時候，我們要把佛教的教義去應用到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上面去。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們的這種立論，認為我們對於佛教教義未免有點過甚誇大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再一追根究底的來說呢！顯然證明一般人的懷疑完全是一種盲目的見解。誰都知道，東亞新秩序建設運動的內涵是有三方面的：政治，經濟，和文化都是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，而文化的建設，却又絕對離不開復興東方固有文化的課題，同時，談到東方固有文化，可也就絕對離不開佛學了，這無論就佛教本身發源地的印度文化來說、無論就東亞安定勢力的日本文化來說，抑無論就正在走向甦生復興建設途徑的中國文化來說，可以說，都是定而不移的真理。結果，浴佛節的意義是異常偉大的，就表面看去，這是佛教文化的靈錫，但就實際上觀察，這却是東亞新秩序建設運動的推進。我們

希望一方面，一般從事興亞運動的人士們，能够理解浴佛節的重大意義，另一方面，一般信仰佛祖，參加浴佛節的人士們，也能够認識興亞運動，而積極起來從事興亞運動的推進工作。

佛學的一般時代意義，已如上述，我們再進而一談佛學的本身真義。佛學是具有宏大的宇宙論，和深遠的人生論，大佛學家熊十力先生就曾說：「佛家於內心之照察，與人生之體驗，宇宙之解析，真理之證會，皆有其特殊獨到處。」蓋佛學就宇宙論方面，則重攝物歸心。像什麼三界唯心，什麼萬法唯識，都是澈頭澈尾的心理主義的宇宙論。此較之於共產黨徒所主張的唯物論，認物是心的決定因素，說什麼心是物的反映等等，固截然不同。佛家更進而主張，心物互為緣生，剎那剎那，新新頓起，都不暫住，都無定質，這簡直是辯証法發展的唯心論了。此核與共產黨徒所奉行的辯證法的唯物論，亦自有分別。至於在人生論方面，佛家則於「染淨察識分明」。主張此心採染得淨，就可以轉識成智，離苦得樂，實為人生的最高嚮向，簡直可以說是「即心是涅槃」。此種立論，與主張人類一部歷史是階級鬥爭史的共產主義，以為人類應從階級鬥爭中求出路的論調，該有雲壤之別了。總之，我們可以說，佛教的發揚，直接就是剿滅共產思想。所以我們希望，一方面，一般從事剿共運動的人士們，能够理解浴佛節的意義，另一方面，一般佛門弟子，參加浴佛節的人士們，也能够不忘掉剿共的任務。

復次，和平運動，現在已經由理論的階段邁進於實踐的階段了。和平運動已經在全國民衆的一致擁護之下，成為一條澎湃奔騰的洪流了。但是浴佛節的舉行，却能推動這條和平洪流的澎湃奔騰。佛家的

思想，可以說是充滿了和平的思想。「即心是涅槃」，固然是和平思想的基本出發點，像佛家在「四煩惱位」中之「嗔數」論，更赤裸裸的表現出和平精神來了。所謂嗔數，即「於苦苦具」，憎恚爲性，能障無嗔，不安穩性，惡行所依爲業。嗔之自性，即是憎恚。」嗔的行相最寬，於一切處，皆得起故，如小而至於眷屬，大而乃至於衆生，都隨時發生憎惡。由此而發生的損害他人性命，喋戶流血，數逾千萬的行爲，此種行爲，佛稱之爲「有情嗔」。佛家認爲，由於這種「有情嗔」遂於器世間，亦生憎恚，其對人「則器物皆罪，伐國則城市爲墟」，佛家稱此種爲「境界嗔」。總之，嗔數是一種不和平的行爲，是一種強暴的行爲，這是佛家所不主張的，佛家認爲嗔數是人類社會的煩惱的原源。由此看來，和平運動的推進是與佛教文化的發揚離不開的，佛教文化的發揚，即是和平運動的推進。所以，我們希望，一方面，一般從事和平運動的人士們，能認識浴佛節的意義，而另一方面，一般佛門弟子們也能理解和平運動與佛學的連繫性，而能起積極參加和平運動。

總而言之，浴佛節的意義是偉大的，我們如果把浴佛節的意義仔細加以分析的話，它含有剿滅共產思想的意義，它含有推進和平運動的意義，最後它又含有促進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運動的意義。



紀念佛誕應當倡導和平

曲當

夏歷四月八日的浴佛節，在中國各地，到處風行，這比二月十九，六月十九，九月十九，一年三個觀音誕辰，實在有根據可尋。釋迦牟尼佛，誕生在距今二千九百六十幾年的四月八日，亦即「周齊異記」所載：「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，有五色光，入貫太微，偏於西方，太史蘇由曰：有大聖人，生於西方。」法本內傳：「摩騰法師對明帝曰：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，當此周昭王二十四年。」魏書沙門曇謙最曰：「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。」因為有了這些可靠的考據，後世的人，便以四月八日為佛誕紀念良辰。

佛誕日稱為浴佛節的原因，是根據「佛說灌佛經」，佛經是這樣的說：

「……佛言：夫人身難得，無上道亦然。人命難得，佛世難值。釋迦文佛，本出阿僧祇劫，時佛身作白衣時，累劫積德，每生自歎，展轉五道，不貪財寶，棄身施與，無所愛惜，自致為王太子。太子以四月八日夜半，明星出時生，墮地行七步，舉右手而言，天上天下，惟吾為尊，當為天人，作無上師。太子生時，天地皆為大動。第七梵天，第二忉利天王釋，及第一四大天王，其中諸天，皆來下，各持十二種香和湯，雜種名草，以浴太子身。太子得成佛道，立身作佛，開現道法，濟度羣萌，以示天下人。」

一銀鍠這經，浴佛節便傳播世間。以後佛門弟子，利用浴佛節，廣化十方佈施，反而將佛誕的真義不

談，這完全是誤於顛倒「佛學」爲「學佛」，造成一種舍本逐末的現象。

因爲佛是慈悲爲本的，後人要紀念佛誕，必須要仰體佛的慈悲之心。大澈大悟。尤其當現在舉世不安，人類迷於名利，到處發生戰爭，大開殺戮之時，衆生墮入冤孽，實在違反佛的大慈大悲的根本精神。所以友邦日本大僧正林彥明法師，在道德會講演的話：「蘊溝戰端既起，一發而不可收拾，在此浩劫臨頭，惟有藉佛力加被，庶可解寬釋寧，早臻和平。研究方法，莫妙於念佛！佛有大願大慈，能攝衆生，化諸苦故。無量壽經曰：無量壽佛，一一光明，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，攝取不捨。故阿彌陀佛以大慈悲平等，護念一切衆生。然非念佛，不能感應道交，沐佛光明。無量壽經又曰：佛所游履，國邑丘聚，靡不蒙化。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黎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。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，若能念佛，其地吉祥，即同如來所至，等無有異，故欲國豐民安，兵戈永息，必須念佛。

林彥明僧正所說的念佛，是念阿彌陀佛，念阿彌陀佛，即能其地吉祥，無異如來所至，可知佛法無邊，而釋迦牟尼佛的聖明，也可從林彥明僧正的講演，得到一個反映。本來「釋迦」兩字，原是梵語華言能仁，就是娑婆世界化佛的姓。王勃撰「釋迦如來成道記」，錢唐慧悟大師賜紫道誠註解云：「謹按：長阿含經云：昔有轉輪王，姓甘蔗氏，聽次妃之譖，摈四太子至雪山北，自立城居，以德歸人。不數年間，蔚爲強國。父王悔憶，遣使往詔，四子辭道不歸。父王乃三歎曰：我子釋迦，因命氏焉。如來者，梵語多陀阿伽度，秦言如來，十號之一也。謂從如實道來，成正覺也。」從這裡，又可知道釋迦佛稱爲釋迦的來源。佛自立城居，以德歸人，蔚爲強國，尤足證明德能動衆，實勝途以力服人。干戈擾攘，徒傷衆生而已。

在釋迦佛的史略裡，亦有佛講武力的事實。成道記云：「爲講武也，箭塔箭井猶存。爲湧力也，欽跡欽坑仍在。」這兩句的註解是：「一：學武本行經云：太子年十五，與諸釋種鬥射，一箭穿透七金

鼓，又一箭徹七鐵毘，其箭透出，着地入土，幽泉涌涌。時，天帝釋取其箭，歸忉利天上，建塔盛貯供養。此天上四塔之始一也。其泉涌處，人名爲箭井。唐三藏西域記云：「箭井，在迦毗羅城東南三十里，其水味，甘如醴，病者飲之即愈。」二：經云：太子與弟難陀調達出園，捨力已，調達前行，見一大象，立阻城門，以手搏之而斃。次難陀出，見象當途，引手拽之道旁。後太子出見，用左手提起，右手托而擲之，象墮城外，地爲之陷，故呼爲象坑。一說：「太子執象，擲於城外，還以手接，不令傷損。」箭徹七鐵猪，着地入土，幽泉涌涌，和隻手擲象，地爲之陷，佛的神力，不可思議。却是後來三十五歲時，在第六菩提樹下，降魔成道，便不施用實力，而易用慈力。瑜珈論云：「魔有四種：一，天魔，二，死魔，三，煩惱魔，四，五陰魔」，而成道記所謂「繇是魔軍威懾於慈力，慄怖旋歸」之魔軍，瑜珈論稱爲天魔，理實四魔俱降，從顯立談，故云天魔，本行集經云：菩薩初坐道場，即放眉間一光，名降魔，直照魔王宮殿，令失常色，一時震動。魔將兵衆，現種種可畏形狀，各執器杖，欲害菩薩。是時，菩薩入慈心三昧，一切刀首，皆生蓮花。由是魔衆驚懼潰散。」即此一端，足徵實力之不如慈力。佛氏垂訓，分明是勸誘世人，注重慈悲之心，慈心所居，魔難潰散，耗費實力，固不如慈心之一念。在佛誕日紀念釋佛，當然須念釋尊慈悲法力。天心本厭亂，那些好勇鬥狠，好逞一己之私，驅數千萬人於槍林彈雨之中，犧牲其生命，妄冀償他自己私慾的人，能够念到釋尊慈悲爲懷的作用，可以憬然覺悟，所謂一念祥慈，立刻可以融戾氣爲祥和，化干戈爲玉帛。俗語所說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亦即勉人休以屠戮爲快事的意思。惟其如此，人們不參加戰爭的，經這佛誕日，應該從速呼籲和平，努力和平運動，拯救無量數人民，脫離無情砲火籠下的劫數。

因爲佛教苦難，具有不治而不亂的大力，所以連孔子都尊佛爲西方的大聖。鄭列子禦寇，隱居不仕，著書十篇，中曰：

「昔商太宰嚭，問於孔子曰：「夫子聖者歟？」曰：「丘博學強記，非聖人也。三王聖者歟？」曰：「三皇善用智勇，聖非丘所知。」曰：「五帝聖者歟？」曰：「五帝善用仁信，聖非丘所知。」曰：「三皇善用時政，聖非丘所知。」太宰大駭曰：「然則孰爲聖人乎？」夫子有間，

動容而對曰：「丘聞西方有大聖焉，不治而不亂。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人莫能名焉。」從這一段記述，更可知道博學強記，智勇仁信，善用時政，都不能稱聖。須如西方諸佛的不治而不亂。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的，纔能稱聖，無怪贊佛偈要這麼說：「天上天下無如佛，十方世界亦無比。世間所有我盡見，一切無有如佛者！」這是善根慈悲應有的結果。

佛誕日唯一的紀念，即爲浴佛。「佛像功德經」上的浴佛頌，亦可以說是浴佛的方法，頌曰：「我般涅槃後，能供養舍利，或造於塔廟，及以如來像，於彼像塔處，塗拭曼茶羅，以種種香華，散布於其上，以淨妙香水，灌沐於像身，上味諸飲食，盡持以供養，贊歎如來德，無覺難思議，方便智神通，速至彼岸，獲得金剛身，具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，濟度諸羣生。」有了這頌語，於是怎樣浴佛的方法，全般解決。到清代禁內，浴佛要用什麼高麗紙多少張，那就是浴佛儀節的鋪張。然而在「灌佛經」上，除去「浴太子身，須持十二種香和湯，雜種名華」以外，並未及別語。

「佛告諸天人民：十方諸佛，皆用四月八日，夜半時生。十方諸佛，皆用四月八日，夜半時去家入山行學道。十方諸佛，皆用四月八日，夜半時，得成佛道。十方諸佛，皆用四月八日，夜半時，入般泥涅。佛言：所以用四月八日者，何？以春夏之際，殃罪悉畢，萬物普生，毒氣未行，不寒不熱，時氣和適，正是佛生之日。」

人們在四月八日，既是紀念佛誕，亦願十方諸色人等，皆用四月八日，夜半時，捫心自問，崇拜佛教的中國，現在是兵連禍結，農工商士，都已破產，是否應當長使衆生墮入兵燹之苦，尤其是對於同文

同種同奉佛教，號稱兄弟之邦的日本，始終以兵戎相見，不思息爭之苦是識悟到不應再動干戈，那末就請以紀念佛誕良辰，爲倡導和平的紀念日，立罷干戈，和好如初，並見以共存共榮爲目標，携手向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基礎的興亞大業之途徑上邁進。至誠懺悔，未嘗不可彌補以往的罪過。

況且中日兩國，都是佛化之邦，兩國國民，都影響着慈悲，平等的觀念，這也是東方民族性寬厚仁慈和平易與的基礎。再則現在兩國國民的先覺，正在提倡協和兩國間的文化，以期發揚東亞文化的真精神。但是從古到今，東方文化歷久不滅的是什麼？那末儒，佛，道，三者，都是東方民族性的寬厚仁慈，和平易與，亦完全爲儒佛道三者原動力所養成。尤其是佛的慈悲，最爲透澈。中日兩國國民，奉佛的既多，那能以同爲佛教徒，而起嗔恨之心，互相殘殺呢！所以現在要實現和平，消弭戰禍，中日兩國國民應痛切懺悔，消除宿業，內而禮懺祈禱，以轉惡因，外而呼籲企願，倡導和平。這樣，不但能解除事變以來兩國國民所感受兩年多的痛苦，並且能感動全世界人民發動博愛的心理，不忍長久殘殺，遏止世界戰於無形。要知好生惡死之心，衆生所同，宇宙之內，既都同屬人類，誰不好生惡死？如來佛以不踏生草，制戒語，正所以護吾慈心，對無知無覺生草，尙須懷念慈心，對於生命中之人類，更應普濟。現在紀念佛誕，迴想佛的慈心，那於當前的人的劫難，論情論理，能漠然置之不顧麼？怎樣挽救刻難？自然是應從倡導和平爲始！所以說紀念誕誕，應當倡導和平，普濟——普救！

在紀念浴佛節期中



應向建設新東亞之途邁進

畢崑岡

華嚴經云：忘失苦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施業，忘失尙爾，况未發乎？故欲如來乘，先具發菩薩心願差別，計有邪，正，真，僞，大，小，偏，圓八相。如果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，但知外務，或求利養，或好名聞，或貪現在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邪。既不求利養名聞，又不貪欲樂果報，唯爲生死，爲菩提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正。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衆生，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，觀衆生難度，不生厭倦，如登萬仞之山，必窮其頂，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巔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真。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，內濁外清，始勤終怠，雖有好心，多爲名利水糴，雖有善法，復爲罪染汚，如早發心，即謂之僞。衆生界盡，我願方盡，菩提道成，我願方成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大。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怨家，但期自度，不欲度人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小。若於心外見有衆生，及以佛道，願度願成，功勳不忘，知見不泯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偏。若知自性是衆生，故願度脫，自性是佛道，故願成就，不見一法離心別有，以虛空之心，發虛無之願，行虛空之行，証虛空之果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，如是發心，即謂之圓。如此八種差別，則知審察，知審察，則知去取，所謂去邪，去僞，去小，去偏，取正，取真，取大，取圓，如此發心，諸善中王，必有因緣，方得發起，茲言因緣，略有十種，用略述於次：

一、念佛重恩；謂我釋迦如來，最初發心，爲我等故，行菩薩道，經無量劫，備受諸苦，衆生造業時，佛則哀憐，方便教化，而衆生愚癡，不知信受，衆生墮地獄，佛復悲痛，欲代衆生苦，而衆生業

重，不能救拔，衆生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種善根，世世生生，隨逐於衆生，心無暫捨，佛初出世，衆生尙沉淪，衆生得人身，佛已滅度，何罪而生末法，何福而頂出家，何障而不見全身，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堪維，向使不種善根，何以得聞佛法，不聞佛法，焉知常受佛恩，此恩此德，邱山難喻。

二、念父母恩；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，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，推乾去濕，曠苦吐甘，才得成人，今衆生等既已濫稱釋子，忝號沙門，甘旨不供，祭掃不給，生不能養其口體，死不能導其神靈，惟有百刲千生，常行佛道，十方三世，普渡衆生，則不唯一生父母，得蒙拔濟，生生父母，盡可超昇。

三、念師長恩；父母雖能生育衆生，若無世間師長，則不知禮義，若無出世師長，則不解佛法，不知禮義，則同於異類，不解佛法，則何異俗人，今衆生初知禮義，略解佛法，袈裟披體，戒品沾身，如此重恩，從師長得來，若求小果，僅能自利，今爲大乘，普願濟人，至若師長，當蒙利益。

四、念施主恩；釋子日用所需，並非已有，三時粥飯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須，身口所費，悉皆出自他力，將爲我用，徐則竭力躬耕，尙難餬口，我則安坐受食，猶不稱心，以彼勞而供我逸，於心不安，將他利而潤己身，於理不順，自非悲智雙運，福慧二嚴，檀信沾恩，衆生受賜，則粒米寸絲，酬償有分，惡報難逃。

五、念衆生恩；佛與衆生，從曠劫來，世世生生，互爲父母，彼此有恩，今雖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識，以理推之，豈無報效，彼旣號呼於地獄之下，宛轉於餓鬼之中，佛雖不見不聞，彼必求拯求濟，非經不能陳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，故薩菩觀於蠻蠻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，常思利益，念報其恩。

六、念生死苦；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經萬徧，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，須臾而老病相尋，迅速而無常又至，風火交煎，神識於中潰亂，精血既竭，皮肉自外乾枯，大千塵點，難窮往返之身，四海波濤，孰計別離之苦，是故宜應斷生死流，出愛欲海，自他兼濟，彼岸同登，曠劫殊勛，在此一舉。

七，尊重己靈；謂佛現前一心，直下與釋迦如來，無二無別，云何世尊無量劫來，早成正覺，而衆生昏迷顛倒，尚做凡夫，又佛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，功德莊嚴，而衆生則有無限業繫煩惱，生死纏縛，心性是一，迷悟天淵，真可謂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。

八，懺悔業障，經言犯一吉羅，如四天王壽五百歲，墮泥犁中，吉羅小罪，尚獲此報，何况重罪，其報難言，且以五戒言之，衆生易犯，少露多藏，五戒名爲優婆塞戒，尚不具足，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，又不必言矣，問其名，則曰：我比邱也，問其實，則尚不足爲優婆塞也。普與衆生，求哀懺悔，則千生萬劫，惡報難逃。

九，求生淨土；此土修行，其進道甚難，彼土往生，其成佛也易，易故一生可致，難故累劫未成，末世修行，無越於此，是以暫持聖號，勝於布施百年，一發大心，超過修行歷劫，庶幾下菩提種，道果自然增長，乘大願船，入於淨土之海。

十，正法久住；世尊無量劫來，爲衆生故，修普提道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因圓果滿，遂致成佛，既成佛已，化緣周訖，入於涅槃，正法像法，皆已滅盡，僅存末法，有教無人，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，競爭人我，盡逐利名，舉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若能挽回末運於此時，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，俾得佛日重輝，法門再禪，僧海澄清於此界，人民被化於東方，劫運爲之更延，正法得以久住。

綜上以觀，釋迦注重因果報應，尊崇五倫八德，素爲人民所信仰。可是中國共產黨姦淫婦女，共產夫妻，以及創設殺人專部，嚴訂三十六大屠殺政策，形同禽獸，實與中國數千年來人民信仰的佛教背道而馳。茲值紀念浴佛佳節期中，又值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後，全國民衆，應當一致反對共產黨，擁護和平，向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坦途而邁進，這種紀念，才算是有價值的紀念。



佛學的真義

道明

(一) 佛教之初入中土的傳說

相傳漢武帝「夜夢金人」爲佛降臨中國之起始，實則不然。漢武帝時，張騫班超定西域取善鄯，當爲夢見金人之一因。又武帝末年，好黃老神僊之術，又爲夜夢金人之一証。一般的傳說，佛教之入中國不在漢武帝時，而在後漢明帝永平十年（西曆紀元後六十七年），才正式有印度攝磨，竺法蘭兩大師携經典蒞臨中國。然而這時不過僅有其名而已，中國的信徒，可以說寥若晨星。極其稀少。到了後漢末年，三國時代，印度名僧有所謂「三支」即支謙，支亮，支謙等人繼續東來。佛教風氣，於是漸行展開。魏嘉平二年（紀元後二百五十年）大法師曇摩柯羅開始把「戒律」傳入中國，是爲中國有僧侶寺院之始。但當時「道教」猶盛，佛學尙未能暢行。比及西晉，佛圖澄來自西域，專從事於經典的譯述，佛經因是輸入日多，信徒亦日衆，佛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意識裡開始建立了它的根基。東晉之時，佛學風氣爲之大開，當時有所謂「三大師」即道安，惠遠，法顯，聲望至爲崇高。同時，他們現身說法，也倍極忠於佛學之宣揚工作。如道安與習鑿齒友善，得以進出於政治壇席之上，吸收政治權貴一類的信徒。惠遠講學於山林，設壇於廬山，創立「淨土宗」。法顯更於晉安帝隆安四年，不辭辛苦，越雪山至天竺取佛經，歸著佛國記。中國僧侶之至印度者，法顯被稱爲第一人。同時，北方有鳩摩羅什大師，龜茲人，精佛學，譳漢語，於姚秦弘始三年入長安，設帳授徒，信者三千，建寺七十。日夜從事於翻譯工作，後之摩訥經，迦謹經，於姚秦弘始三年入長安，設帳授徒，信者三千，建寺七十。日夜從事於翻譯工作，後之摩訥經，迦謹經，

典如法華經、成實論等的書多出其手。他所傳的是「大乘教」，爲中國佛教開一新紀元。後，疊無譯經，涅槃經，佛說跋摩譯華嚴經，中國佛學便如鑼鼓喧天，有聲有色的抬起頭來。最後，劉宋李唐，譯經之風，仍熾盛未已。劉宋時，有五分律，觀音賢經，觀無量壽經，譯入中國，李唐時，玄奘曾歸自天竺，携來經典亦頗多。

綜觀佛學之輸入中國，不外兩個步驟。第一是傳教時期，自後漢至兩晉屬之。第二是繹經時期，自東晉至南北朝末年屬之。有此兩個過程，由前者造成了中國的大批僧侶，由後者促進了中國佛風澎湃一時。而佛教遂居中國學術思想之重要地位。班固所謂「九流」雖無佛家，但下逮隨唐，則儒釋道三足鼎立，號稱「三教」，在中國的社會意識中，奠立下不拔的信仰。甚至，影響於政治的進展，思想的演變，文學的推移。是可見佛學本身必有其偉大獨到處。對人生，宇宙，必有其獨具隻眼處。才能如此。反之，佛學何以能流傳至今，爲我東亞文化中的精萃的一環節呢？何以依舊受着千百萬心善男信女的崇拜信仰，而每逢佛節法日，頂禮焚楮，虔誠拜謁於釋迦法身之前呢？這不僅是表現着佛教在中國的潛伏勢力是那樣的偉大，而且說明了佛學的深理奧義，確實藉了幾千年傳說的力量，打進了中國社會的核心，使中國社會心理，在佛理之前而，燭照了他的形態。給一般人解除了不少的痛苦，解決了不少的問題。還可以說，佛教永久存立於中國的唯一原因。

(二) 佛學的原理與體系

佛學的原理，體系，說起來是很不容易貫通了解的。依我們所知道，提供出來，簡單地舉列一個輪廓，便是說，佛學是由經，律，論三部構成的。「經」是佛所說的話，「律」是受戒參禪所必守的規矩。「論」是菩提薩埵，闡明佛理真締的。世謂「三藏」，即指此而言，佛家既以「出世論」爲中心，出世